

自然妙合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方楚雄

主编：许晓生 李庆基

ZI RAN MIAO HE
DANGDA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自然妙合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方楚雄

主编：许晓生 李庆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方楚雄：自然妙合 / 许晓生、
李庆基主编.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5398-2666-0

I. ①当…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艺术评论—中
国—现代 IV. ①J21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4594号

策 划：李庆基 许晓生
主 编：许晓生 李庆基
副 主 编：李雪红 李家耀
编 辑：林润鸿 王 艾
责任编辑：马 涛 张艳新
责任校对：史春霖
校 对：陶美坚 蔡 祐
整体设计：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何振华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方楚雄·自然妙合

出 版：安徽美术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广州鲁逸在线输出
印 刷：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8
总 印 张：28. 5
印 数：1-5000
ISBN 978-7-5398-2666-0
总 定 价：234. 00元（全套共3册）

目录

CONTENT



004

文\郎绍君
关爱自然生命



016

文\薛永年
——方楚雄的花鸟画创作与教学
溯源、汇流、精思



024

文\邵大箴
——方楚雄的花鸟画
高格调的艺术



034

策划：许晓生 采访：王艾
对话方楚雄



056

文\方楚雄
对写意花鸟画『形』的思考



064

文\林壖
平常心



072

艺术年表





方楚雄

FANG CHUXIONG

个人简介 BIOGRAPHY

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197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方楚雄自小随王兰若先生学画，他先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汕头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入选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作品被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天安门、中南海、国务院、钓鱼台国宾馆收藏。199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97中国画坛百杰”，2004年荣获“黄宾虹奖”及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2010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奖”、“教学科研创作突出成果奖”。



亲情
69cm × 69cm
纸本设色
1995年

月圆
69cm × 48cm
纸本设色
1998年

关爱自然生命

文/郎绍君

癸未四月，正当“SARS”大举入侵首都之际，方楚雄却潇潇洒洒，带着广州美院的研究生来北京写生，画遍了香山、植物园、颐和园、戒台寺、北海、中山公园、文庙的玉兰、桃花、海棠和古松古柏。我和楚雄相识多年，在他返穗前的一个晚上，我们曾剪烛夜话，从花鸟画一直谈到“SARS”病毒。北京的春天很短，转眼间树绿花谢，“SARS”却更加肆虐。独坐书斋，看窗外似花非花的柳絮，又想起楚雄的画，并生出些关于花鸟画的感想。

方楚雄的画是许多人所喜爱的，也有不少对他的评论。迟轲说：“方楚雄不善词令，温厚持重，而在艺术上却有很高的悟性。”林墉说：“他无意于惊人，却绝不放弃感人，他渴望的是淡淡中的温柔，清清中的澄明。”“楚雄的画是温热而微笑的，也是给人生以美好。”李伟铭说：“他最大的成功在于调和了海派与岭南画派的技法语汇；并在动物题材的创作

中，把这种技法语汇朝着‘写实’的方向推进到一种精微的层次。”梁江说：“他所建构的，是以清雅为基本特征的艺术特色。”王璜生说：“他的画总是那么干净、利落、生动，富于聪明气。”这些评论家熟悉方楚雄，论说贴切。我赞成。

花鸟画很难直接表现人与社会，但又是它们的派生物。花鸟画的特性与功能，长处与短处，皆由此而来。区别花鸟画与非花鸟画的特性与功能，认清它天然的位置，它的精神和形式的关系，是论说花鸟画的大前提。上世纪50—70年代，一些“权威”人士用政治标准（人民性、阶级性等）衡量花鸟画，结果否定了传统花鸟，也扼杀了它的创新。无限夸大花鸟画的社会政治功能，要它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无异于将其推向死路。但时过境迁，当代花鸟画又呈现另一番景象：放弃对精神意义的追求，只满足于再现物性与形式玩赏。作为极端社会功利主义的

寫得英雄夢醒遲興風狂嘯會有時一九九八年老塔題



戊寅
老塔





丹桂玉兔

69cm × 69cm

纸本设色

2010年

反动，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文化的顺应，这一现象有合乎规律性之处，却少了些“合目的性”。艺术还是求得“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好。

花鸟画凝聚自然的真与美，可以欣赏，可以寄寓情志，可以创造境界与趣味。花鸟画的追求该是自由的、多样的，但那些能巧妙表达人的生命情感、生存态度的作品，总是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八大山人这个“金枝玉叶老遗民”的不朽，在他历经生命的大起大落之后，用花鸟画形式创造了一个将孤愤演为冷逸的精神形象，这个精神形象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时代性的，士大夫族群性的。齐白石的不朽，在于他以花

鸟形象空前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乡村自然的情感态度。潘天寿的不朽，在于他以“雄、怪、险”的花鸟图像和博大沉雄的风格，表达了20世纪中国人对力量与崇高精神的向往。这力量与崇高精神可能会改变他们生存的世界。要求花鸟画家都成为八大、齐白石或潘天寿是不可能的，但像他们那样追求形式创造与精神意义的统一，总是令人向往的目标。

方楚雄兼擅花卉、林木、翎毛、走兽，既能工，也能写，更长于兼工带写。他长期从事花鸟画教学。一方面勤奋创作，追求自由与个性；一方面认真教



雏声
69cm × 69cm
纸本设色
1995年

书，强调严谨与规范。他能悠游于两种角色之间，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还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从作品看，他最受欢迎和称道的，是动物画。其动物画大致有两类：一为猛禽，猛兽如狮、虎、豹、雄鹰、秃鹫等；二为一般鸟兽，如猴、羊、猪、狐狸、狗、猫、松鼠、兔、刺猬，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禽飞鸟。猛禽猛兽可以引发人对威武强悍、刚勇无畏一类壮美品质和领袖群体人物的联想。近代以来的高剑父、高奇峰、何香凝、张善子、徐悲鸿等，都喜以猛禽猛兽象征他们心中的英雄、力量或王者气概。猛禽、猛兽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也是平和、安

静的，因而艺术家也时常借以褒扬刚勇而不乏柔和、雄霸而能仁慈的品性。方楚雄即属于后者，多描绘狮虎们的休息、玩耍和亲昵，以寄托“草莽英雄情意绵”之意。在一幅《山中虎》中，他题了鲁迅1932年所作《答客诮》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晚年得子海婴，十分疼爱。论敌有讥诮者，他作此诗以答，说能兴风狂啸的森林之王况能“回眸时看”小老虎，有爱子之情的人为何不是真正的豪杰男儿呢！方楚雄对这一主题的选择非出偶然。第一，



憩息
178cm × 97cm
纸本设色
2004年



封猴图
48cm × 70cm
纸本设色
2003年

是其温厚平和的心性使然。林墉说：“方楚雄没有居高临下的浮傲，有的是一腔温情，一种潺潺不断的滋润。就其内蕴而言，既没有哗众取宠的轻薄，也无自以为是的张狂。他想诉说的只是内心被美所陶醉之后的细言慢语。”“其人的气质也就界定了其人的艺术。”第二，是他的经历所铸造的。生于1950年的方楚雄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出于对“假、大、空”艺术的反感，他转向人性化的描写与表现，很自然，也符合时代心理的要求。当然，表现猛兽的“安闲柔静”、“温驯可爱”，需要把握分寸，过了头也会产生失真和不自然的感觉。

方楚雄笔下的各种小动物，以生动、可爱、好看、好玩为特色。但它们又各有不同。那些宠物如猫、狗之类，野性已失，连形貌都按照人的意志改变了，几乎只剩下对主人的亲昵和媚态。那些家禽家畜如鸡、鸭、牛、羊之类，都被安排在宁静优美景色之中，有溪水、花草、细雨、池塘与之相伴，洋溢着宁静自足的乡村诗意。那些活跃于自然环境中的猿猴、松鼠、狼、狐之类，在松林、雪地或花丛中跳跃、嬉戏、憩息、啸叫，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没有宠物般的人工气。面对它们，更能

感到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也回避了对动物间殊死争斗、逃奔追杀的描写，画狮虎都强调“安闲柔静一面”的方楚雄，对家畜和各类小动物的态度，就更抱着一种近距离的亲 and 态度了。

平和亲切、生动有趣的动物形象，幽美宁静的田园诗意，可以使人的紧张、焦虑得以缓和。在竞争激烈、心神躁动、戾气横生、道德失范的当今社会，其抚慰心灵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远离自然又不能还原为自然的现代人，需要艺术方式的批判、反省和激励，需要艺术形态的智慧、幽默和道德净化，也需要艺术催动怀旧、童心、温情、游戏和回归自然之心。哪怕是情景交融的虚拟，是朦胧遥远的白日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方楚雄花鸟画的精神意义。

但我们也可以追问，当代花鸟画的精神意义是否止于此？有可能再突破与升华，达到一个新境界吗？在题材限制的范畴内，画家能通过什么途径、在怎样的程度上获得突破？文人画家借花鸟画表现精神人格的途径（像八大、潘天寿那样）还有无现实性和价值？现代艺术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式（如反讽、解构等等）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到花鸟画中来？我想，花鸟



画这个对象是不变的，因此它的局限总是存在；人的精神是变化的，因此局限是相对的，可以有所突破。文人画的路仍然走得通，现代艺术也能够借鉴。方楚雄还有突破和飞跃的很大余地。

花鸟画分工笔、写意两大类。前者强调敷色工细画法，后者突出水墨直写画法。工细易“板”，写意易“空”，于是又有中间状态的兼工带写一类。但兼工带写本身并非“板”“空”之病的必然克星。决定艺术品质的根本因素，不是形式画法，而是掌握形式画法的艺术家取决于他能否创造性地把握形式与精神的关系。方楚雄精于勾勒填色，也善于水墨直写，其着力点则集中于“兼”字上，色彩与水墨、双钩与泼写、细绘与粗画如何有机统一，是其特别致力之处。这种致力始终让工笔画唱主角，即使写意笔法也常带有“工”的味道，作品的整体面貌总是精而非粗，繁而非简，静而非动。他这样做，源于学业背景，也与风格追求的策略性因素相关。

入广州美院之前，方楚雄先后受教于岭南画家王兰若、刘昌潮。王、刘二位都出自上海美专，擅山水、写意花卉和动物，重视笔墨表现。他们对方楚雄的影响在传统方面。新时期以来，他在广州画坛能稳

稳把住亲近传统的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王、刘二师，以及强调文人画传统的岭南画坛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广州美院，方楚雄接受了以素描、色彩为主的西画基础训练，得到黎雄才、杨之光、何磊在山水、人物、花鸟三方面的直接传授。写实观念的陶冶，造型能力的提高，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李伟铭《关于方楚雄花鸟画艺术的对话》一文说，方楚雄“最大的成功在于调和了海派与岭南派的语汇，并在动物题材的创作中，把这种技法语汇朝着‘写实’的方向推进到一种精微的层次”。海派的“技法语汇”，主要是笔墨方法，岭南派的“技法语汇”似难加以概括。说方楚雄接受了岭南派的“技法语汇”，不如说接受了有岭南派背景的广州美院的新水墨“语汇”更恰当。这个新传统与岭南派、徐悲鸿学派都有些关系，但又颇为不同。它空前强调直接写生方法，重视以笔墨和色彩手段达到写实的目的，地方风格却不明显。正是这一新传统而非笼统的“岭南派语汇”，使方楚雄达到了某种写实意义上的“精微层次”。同时接受这一新传统的画家往往忽视或蔑视笔墨，方楚雄却始终看重笔墨能力的训练，自觉不自觉地凭借着对笔墨的理解与把握，控制写实追求的西画化，保持了对

竹林玉兔
47cm × 70cm
纸本设色
1996年

阿坝所见
84cm × 52cm
纸本设色
1999年

乙卯年秋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得稿归来作此
林耀华记





吉祥 96cm x 120cm 纸本设色 2006年



“制作风”和“实验水墨”的理性态度。

这里似乎有必要提及“工细”与“写实”，以及它们与笔墨形式、主观表现的复杂关系。“工细”是传统概念，“写实”是西画概念，含义大有不同。对宋代花鸟画与尼德兰静物画作一对比，就知道彼此的视觉风格与真实性相差何其遥远了。但20世纪的美术教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画家的观察、思维和作画方式，使“工细”与“写实”在形态、主客关系上有了更多的共同性。作为两种传统，“工细”要求“格致理法”，“写实”要求“摹拟现实”，但它们又都要某种规范性的真实，都强调理性的作用，因而都不会像写意性绘画、表现性绘画那么突出笔墨、变形、笔触手段直接表达情感的作用。以工笔、写实为特色的画家，很容易出现耽于描画而贫于表现的毛病。对此方楚雄有清醒的意识，他采取的对策有三：一是调动各种手段强化鲜活的感受；二是从传统工笔画特别是宋画寻找支持，着力于诗意境界的创造；三是适度加强笔墨表现力。他的一些以松、梅为主角的作品，如《月色》、《听涛》、《松》、《古松》、《山风》、《月出惊山鸟》、《幽涧戏鼠》、《白梅》、《岭南香雪》等，在这方面尤为成功。不妨以1992年创作的《古松》为例作一分析：此图从仰视的角度近距离刻画一棵老松，其老干新枝向四面伸开去，显示出生命的巨大张力。透过凝重而有层次的枝叶，可以看到闪亮的天空，令人心旷神怡。画家在题跋中说，这种感觉得自黄山之游：一次“日暮赶路，小憩于松下，忽仰望苍松，枝干如虬龙，铺天盖